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考论

李致忠

摘 要 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一帙,长130厘米,高33.8厘米,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资治通鉴》修于北宋英宗时期,司马光主修,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为属官,历经十九年书成。此件藏品系北宋时期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手稿,记事起于东晋首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凡一年间史事。卷尾有任希夷跋、赵汝述跋,葛洪、程琬、赵崇酥三人合跋;又有元人柳贯、黄潜、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等人跋或题诗,表明此件在宋元时期流传有绪。明清两朝历经袁忠彻、项子京、梁清标等人收藏,后来被征入清廷内府。清朝覆灭后,流出宫外,后从香港卖出,归入国家图书馆。与司马光同时期的黄庭坚参加过《资治通鉴》校正事宜,目睹大量《资治通鉴》稿草,他总结司马光的书体特征是“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从《资治通鉴稿》书体看,“隶”中有“楷”,“楷”中又“隶”意十足,正与黄说相合。参考文献12。

关键词 司马光 资治通鉴稿 国家图书馆

分类号 G256

Research on the Manuscript of *Zizhi Tongjian* by Sima Guang

LI Zhizhong

ABSTRACT

The Manuscript of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by Sima Guang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is 130 cm in length and 33.8 cm in height.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29 lines with 465 words. It was compil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mperor Ying Zong) by Sima Guang, Liu Ban, Liu Shu, Fan Zuyu, and others. It took 19 years to complete the work. The collection at the NLC was the manuscript of Sima Guang, which recorded the history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year in 322 (the first year of Yongchang, Emperor Sima Rui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when Wang Dun revolted to 12th month when Murong Gui asked his son Murong Huang to attack Lingzhi. There were postscripts by Ren Xiyi, Zhao Rushu, Ge Hong, Cheng Bi and Zhao Chonghe, and postscripts or poems by scholars in the Yuan Dynasty such as Liu Guan, Huang Jin, Yuwen Gongliang, Zhu Derun and Zheng Yuanyou,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circulat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collected by Yuan Zhongche, Xiang Zijing and Liang Qingbiao successively, and the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incorporated it into the imperial storehouse stamping “Shi Qu Bao Ji” on i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collapsed, the manuscript was taken away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Later it was bought in Hong Kong and collected by the NLC.

Huang Tingjian, contemporary of Sima Guang, participated in the revision of *Zizhi Tongjian*. He had seen many manuscripts and conclud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a Guang's handwriting, “the regular script (kai

通信作者:李致忠,Email: lizz@nlc.cn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Zhizhong, Email: lizz@nlc.cn)

shu) is not perfect, but the clerical script (li shu) is quite standard and vigorous". The script of the Manuscript of *Zizhi Tongjian* combines the regular script and the clerical script, which corresponds to Huang's comment. 12 refs.

KEY WORDS

Sima Guang. Manuscript of *Zizhi Tongjia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一帙,经过几次大型展览的展示及媒体宣介,很多人都已知道。但何以说它是司马光《通鉴》手稿,迄今还有人提出质疑,我们也缺乏全面认真的阐释。本文想就这一课题做点尝试。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进士,初授苏州签判,其后历任武成军签书判官、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并州通判等职,累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1 《资治通鉴》的纂修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七,收录其《进<通志>表》一文。文曰:“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先有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它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1]此《表》连同八卷本编年体《通志》,缮进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年司马光四十八岁,为龙图阁直学士。《通志》表进之后,“英宗悦之”,遂“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辩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一,作《考异》以志之。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

赐名《资治通鉴》。诏迨英读其书,赐颖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2]可知《资治通鉴》的编纂缘起,乃因司马光少好史学,又病其烦冗,遂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秦二世三年(前207)之史事,写成编年体史书《通志》八卷,表进于朝。英宗览而善之,命他续写其书,并给了他优厚的纂修条件:一是为他在崇文院开设史局,专供修史之用;二是与修人员由司马光自选,遂使光所素贤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才成为他修史的属官;三是秘阁藏书允其使用,以便提供足堪称用的史料;四是修史经费官拨调用;五是史局可以随光转移,司马光有权调度。这就与历来国家设局编修正史、国史的结构、格局、史官任选等有了本质的区别,使司马光在任人、调度、裁决诸方面有了主导权。加之所聘刘攽、刘恕、范祖禹通力配合,遂使《资治通鉴》成为历代官修史书的成功典范,在中国历史上竖起第一座编年体通史的丰碑。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一作慙父,赣父,号公非。刘敞弟。宋临江军新余(今属江西)人。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州县官二十年,入为国子监直讲,迁馆阁校勘。神宗熙宁初,同知太常礼院,以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曹州。哲宗元祐中召拜中书舍人。一生博览群书,精于史学,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治汉史。有《彭城集》《公非集》《中山诗话》之作。初,“光请用刘恕、赵君锡、范祖禹同修。后君锡以父丧不赴,命刘攽代之”^[3]。

刘恕(1032—1078),字道原,一作道源,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刘涣子。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授巨鹿主簿、和川县令。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司,托辞不受,并

面陈新法之失。恕博学洽闻,尤长于史学,纵论数千年史事,如指诸掌。治平中,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4]。在史局中,凡遇史事分错难治者,辄以委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出生前,其母梦身披金甲丈夫至寝曰“吾故汉将邓禹”。是日出生,因名祖禹。后司马光为其作传,称邓禹笃行淳备,故改字淳甫。范镇从孙。华阳(今属四川成都)人。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书成,除秘书省正字。哲宗立,除著作佐郎,充修《神宗实录》。历给事中、翰林学士。哲宗亲政,出知陕州。绍圣初,言者论其与修《神宗实录》诋斥神宗,遭贬。祖禹精于唐史,自撰《唐鉴》十二卷、《范祖禹集》五十卷等。

三位助修人员皆精史学又各有专攻,司马光则知人善任,“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以唐逮五代属范祖禹,以三国历九朝至隋属恕”^[5]。可谓各用所长,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才智。如此精干的班子,经过十九年的不懈努力,至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戊辰,由司马光表进于朝。进书表略曰:“臣尝患史册文事繁多,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取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睿智文明,思历览古事,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古莫及。不幸先帝违弃群臣,陛下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

治平开局,迄今始成,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6]神宗接表获书,御制序文,赐名《资治通鉴》。并在奖谕诏书中说:“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辑,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7]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六,引证南宋高似孙《纬略》所载光与宋敏求信中说:“到洛八年,始了晋、宋、梁、齐、陈、隋六代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李巽岩(焘)亦称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8]设若晋、宋、梁、齐、陈、隋六代《通鉴》草稿就有六七百卷,则后边的唐和五代,当亦不会少于四百卷。两段相加就已上千卷。再加上周威烈王至三国,恐亦不会少于四百卷。这样就当有一千四百多卷了。姑以一千四百卷算,其总长就是五千六百丈,每丈十尺,则是五万六千尺,再将之折算成米就会得出一万八千余米,按四百米标准跑道运动场计算,则其草稿大约有四十五个拉直跑道那么长,十分壮观。李焘、张新俊以《稿》“盈两屋”来形容,不为夸张。惜,今仅存130厘米,可谓万不一存,洵为珍贵。

2 《通鉴稿》的流传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当时洛阳两屋积稿已全部散佚,国图现藏之《通鉴稿》只长130厘米,高33.8厘米。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较之积稿两屋,已万不存一。此稿记事起于东晋首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凡一年间的史事。每件史事写开头几字或十几字便接写“云云”,以示省略。内容见今通行本《资治通鉴》卷九十二,但文字上有很大出入。书稿

用纸乃首以白纸，后则用范纯仁致司马光及其长兄司马旦的信札。卷末有司马光“谢人惠物状”。卷尾有任希夷跋、赵汝述跋，葛洪、程秘、赵崇猷三人合跋；又有元人柳贯、黄潛、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等人跋或题诗。

任希夷跋称：“温公修《通鉴》（鉴），起草于书牋间，可见当日用意之厪。至《答送物状》，亦自为检，前辈之不苟如此，可师也已。嘉定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观于玉堂夜直。”

任希夷（1156—？），字伯起，号斯庵。其四世祖伯雨本眉州（今属四川）人，为谏议大夫，后仕闽，因家邵武（今属福建），遂为闽人。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登进士第，调建宁府蒲城簿、萧山丞。从朱熹学，笃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开济士也”。宋宁宗开禧初，为太常寺主簿。嘉定四年（1211），以宗正丞兼太子舍人。累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十二年（1185）签书枢密院事。十三年兼参知政事。十四年出知福州。卒谥“宣猷”。有《斯庵集》，已佚。《宋史》卷三九五有传。因知此帙《通鉴稿》任希夷嘉定八年（1215）在玉堂夜直时见过，并写下上述跋文。玉堂，指用玉装饰的殿堂，即皇宫。直，指夜在禁林值班。表明任希夷是在皇宫看过此稿，才写下了此跋。《跋》说《稿》“起草于书牋间”，与国图所藏实物正合。表明此稿其时乃为皇家宫中之物。

赵汝述跋称：“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牋，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岐国汝述明可识。”

赵汝述（生卒年不详），字明可，宋太宗赵炅八世孙，开封（今属河南）人，寓居四明（今宁波）。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榜进士，调任南剑州顺昌府尉，累官刑部尚书，知平江府。宁宗嘉定间主管官诰院。为史弥远所近，人以此轻之。官诰院，掌颁行官员的封授命令，通常以礼部郎中、翰林院修撰各以充任。赵汝述看到司马光《通鉴》手稿，盖在此时。果如此，则证明他见到《通鉴稿》，当也在宫中。

葛洪、程秘、赵崇猷跋称：“此属稿尔，而字

画无一欹倾，惟公不欺之学，何往而不在哉！葛洪、程秘、赵崇猷通观，因相与叹仰如此。”这等于是是一通观款，但赞颂的仍然是他恭谨的书风。

葛洪（1152—1237），初名伯虎，字容父，东阳（今属浙江金华）人。居城内葛宅园，师从吕祖谦。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授昆山尉。历任国子监丞，迁工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绍定元年（1228）任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卒赠太师，封信国公，谥“端献”。《宋史》卷四一五有传。

程秘（1164—1242），字怀古，号洛水遗民，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士，授昌化主簿。宁宗嘉泰元年（1201），除建康府教授。嘉定二年（1209）改知富阳县。七年主管官诰院，累官礼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宋史》卷四二二有传。

赵崇猷（生卒年不详），余干（今属江西）人。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清谢旻康熙时所修《江西通志》卷三十八说赵崇猷“宰分宁，创亭名曰一翠，何异之记”。清廷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一《职官》一记载赵崇猷“宝庆元年，任两浙转运副使。三年，除工部侍郎”。他有机会与葛洪、程秘一起同观司马光《通鉴稿》，是一种历史的幸运。这些人都曾先后见过此《通鉴稿》，表明终南宋之世，此帙都还在临安官中，即皇家之物。

元柳贯跋称：“四百五十三字，无一作草，则其忠信诚慤根于其中者可知也。永昌元年，其岁壬午，晋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十二月慕容銑入令支而还，每事第书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则以‘云云’摄之，校今《通鉴》是年所书，凡日时有异同，此或初稿而后更删定之欤！始，公辟官设局，前后汉则刘贡父；自三国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五代，则范淳父。至于削繁举要，必经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属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欤？然则文正、忠宣之手泽，所存犹足，企想元祐一时际会之盛，岂固以翰墨争长为可传哉！至顺二年岁次辛未夏四月乙丑，东阳柳贯题。”跋后钤“柳氏道

传”印。此跋落款表明此时《通鉴稿》又有柳贯经眼并手跋。

柳贯(1270—1342),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金华)人。曾任江山县教谕。尝师从金履祥,经史、百氏、术数、方技、释道,无不贯通。工于书法,精于鉴赏古物书画。与虞集、揭傒斯、黄潜并称“儒林四杰”。至正二年(1342)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在官七月而卒。他写这篇跋文时在至顺二年(1331),已届元代晚期。他推断司马光此《稿》或是初稿,而后又经过删润。

黄潜跋称:“温公于《通鉴》书晋永昌元年事,视此尤为详备,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正,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无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欤!今之文人类以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也。展玩之余,惟有掩卷太息而已。至正元年(1341)夏四月二十三日,后学黄潜书。”跋后钤“黄潜”印。

黄潜(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属浙江金华)人。仁宗延祐间进士,任台州宁海县丞,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与柳贯为乡友,入明又同修《元史》,交游较密。黄潜有可能是在柳贯家见到司马光《通鉴稿》,并写下此跋,亦未可知。原因是黄潜写此跋时,柳贯还健在,翌年才谢世。所以有跋和钤印,不一定就表示物已归属于他。

宇文公谅跋称:“张南轩跋荆公书,谓丞相平生何得有许忙事,此言深中其病。今观温公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审,乃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耶?后学宇文公谅书。”跋末钤“京兆宇文公谅子贞章”。

宇文公谅(生卒年不详),字子贞,其先本成都人,父挺祖徙吴兴,遂家焉,固为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公谅通经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其地富民延为子弟师。至顺四年(1333)进士,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艰,改同知余姚州事,后迁高邮府推官,未几,除国子助教。日与

诸生辨析诸经,六馆之士资其陶甄者,往往出为名臣。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得告。后召为国子监丞,除江浙儒学提举,改迁岭南廉访司事,以疾请老。公谅平居,虽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尝携手记一册,识其编曰“昼有所为,暮则书之;其不可书,即不敢为,天地鬼神,实闻所言”。其检饬之严如此。既有此跋,又钤有“京兆宇文公谅子贞章”,表明元代中叶,此《通鉴稿》有可能归于宇文公谅,或在朋友家见过。

朱德润跋称:“司马公《通鉴》编年,一变班马旧史之习,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备此书矣。故以事系月,以月系年,而不以日或以年不以月者,盖周岁之中,记事之要,总为一编,而君臣父子,是非得失之互见,使人得便观览,有《春秋》之义例焉。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故公不得不手书之。范忠宣公继居相位,今获观二公手笔于一纸,岂胜幸哉!至正三年十月朔旦,后学朱德润书。”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号睢阳山人,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后居苏州。工诗、善画,擅长书法。元仁宗延祐末尝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英宗嗣位,出为镇东儒学提举。至正中,起为行中书省照磨。朱氏认为此稿是司马光的《通鉴》手稿,原因是永昌元年王敦作乱,晋元帝驾崩,乃东晋立国的一大变,司马光不得不亲自手书。

郑元祐题诗:“心画既严正,形见在稿纸。稿盖人所忽,敬慎不少弛。固宜公之心,天地同终始。”题诗后钤“郑元祐印”“遂昌山樵”两印。

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本遂昌人,后徙钱塘(今属杭州)。元至正间除平江路儒学教授,遂流寓平江(今苏州)。后擢浙江儒学提举,卒于官。

上述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珌、赵崇猷五人三跋,皆南宋人;柳贯、黄潜、宇文公谅、朱德润四跋及郑元祐题诗,皆元人。表明此帙在宋元时期流传有绪,宋代度于宫中,元代传于世

间。据明人汪砢玉《珊瑚网》、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后，除上述宋、元人诸跋，尚有元人韩性、吴莱、甘立三跋，但在乾隆编辑《石渠宝笈》时，此三跋皆已佚去。可知此《通鉴稿》，历史上就颇为宋元人所关注。

此稿之上，铃章密布，藏印琳琅。卷前有“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退密世家袁氏密笈之印”，表明此稿尝为袁忠彻收藏。袁忠彻（1376—1458），字静思，一作号静思，鄞（今属浙江宁波）人。其父袁珙，字廷玉，少游海上，遇异人受相术，论人吉凶辄验。太祖初封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时姚广孝配相燕王朱棣，则对王说请殿下戴一白帽，意谓“白”下加“王”，岂非“皇”也！用以制造舆论。及至燕藩，又告之曰浙东袁珙，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棣将其勾取燕邸，珙见燕王扣头长跪，谓朱棣年过四十，长髯过脐，当登大位，为二十年太平天子。后朱棣发兵靖难，夺得皇位，厚遇之。其子袁忠彻，随父谒燕王，非但继承其父相术，亦承荫鸿胪寺序班及尚宝司少卿。少卿从五品。掌玺印、符牌等职。洪武元年（1368）改正五品。吴元年置尚宝司卿，秩正三品。袁忠彻喜收藏。《天禄琳琅书目》卷七说：“又《四书》内有‘尚宝寺（司）卿家藏书画印’。”清英和《秘殿珠林三编》说：“贾秋壑、乔簪成、姚国师、袁尚宝、倪元镇，皆历代鉴赏之家。”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三谓：“《通鉴纪事本末》宋刻大字本，有‘尚宝司少卿柳庄袁忠彻家藏印’及陆子渊、项子京诸印。浙江人携至京师，索价百二十金。留二日而还之。”这都证明袁忠彻非但是个相术家，同时还是个大收藏家。此件司马光《通鉴稿》在明代就曾是他家的藏品。袁忠彻卒于天顺二年（1458），享年八十三岁。

此帙又铃有“项元汴印”“墨林项季子章”“子京珍秘”“子京父印”“项墨林鉴赏章”“项子京家珍藏”诸印，表明司马光《通鉴稿》从袁忠彻家流出后，又辗转入了项家。项子京（1525—1590），名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题秀水、樵

李、嘉禾人，其实即浙江嘉兴人。此人自幼聪颖，十岁能谈诗论文，父亲很想让他走科举仕途。然到他二十岁时，父亲亡故，两兄长又都在外任职，遂放弃科第仕途，在家奉亲养老。项家本就是嘉兴巨富，他掌家后善于经营，又发展了钱庄等业务，家业更兴。两位兄长见其持家有道，奉母至孝，又将大批财产赠送给他，使其家富上加富，为其大批收采法书、名画、宋元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王维的《山阴图》、韩滉的《五牛图》、韩幹的《照夜白图》、宋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元赵孟頫的《鹊花秋色图》及明仇英、文征明、唐寅等名画佳作；王羲之、怀素、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法书，几乎搜采殆尽，皆成为他天籁阁的皮藏之物。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亦在其中。项元汴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当时国势衰微，其家势亦走下坡路，藏品开始流出。

此帙又铃有“棠村审定”“蕉林玉立氏图书”“蕉林书屋”“冶溪渔隐”“河北棠村”“苍巖子蕉林秘玩”“观其大略”等印记，印主皆为梁清标。表明至清初，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又入藏于梁清标家。梁清标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典型的明末清初人。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又号蕉林，直隶正定（今属河北）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元年（1644）降清，补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累官至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词》等。梁清标一生三起三落，两次降职，一次革职，晚年从一品降至三品，堪称仕途跌宕，一波三折。但喜收藏之习始终不改，故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善本古籍举不胜举。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乃其中之一。后来此帙被征而进入清廷内府，《石渠宝笈》卷二十九对此有著录，并铃有“石渠宝笈”藏印。

清朝覆灭后，七岁的宣统皇帝虽已宣告逊位，但并未即时出宫，而是继续在紫禁城北区过着准皇帝的生活。直至1924年11月最终被冯玉祥赶出宫禁，前后长达十有三年，溥仪亦从少

年成长为青年。他不甘心丢失皇位,终日包藏复辟野心,遂以赏赐之名,盗取宫中法书名画、珍贵典籍,美其名曰以备出洋之资。而赏赐的对象,主要是他的两位伴读,一是胞弟溥杰,一是堂弟溥佳,他如帝师、政客、近侍、皇亲,亦不乏请赏获赐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谨同志,曾根据溥仪档案全宗之敬事坊档案,以及内容相同的宫中档案全宗记载,撰写了《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上下两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档案》上。仅1922年9月6日至1923年2月3日,赏赐给溥杰的典籍就有四十一次,每次部数不等,总为二百零九部。其中宋本一百八十四部,翻宋本十部,元本十部,影宋抄本五部,并由溥杰巧妙运出宫禁。可知他们所挑选赏赐的,皆是天禄琳琅皮藏中的精品,而且数量已近天禄所藏总量的1/3。至若法书名画则上千件,其中就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将这些文物转运至天津英租界。1932年3月,伪满傀儡政权在日本操纵下出笼,溥仪觊觎垂涎已久的皇帝梦又得以实现,遂从天津又将这些宫中珍品运往长春伪皇宫。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就藏在伪皇宫东院的缉熙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宫失守,典籍、书画相继遭劫,有的流失市井,有的被巧取豪夺,造成历史上罕见的珍贵典籍和法书名画大流散。司马光《通鉴稿》则辗转落入谭敬手中。

谭敬(1911—1991),字稣庵,广东开平人。1936年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毕业。1939年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国际贸易系毕业。回国后,供职华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1948年赴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1950年经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致信动员,从香港又到上海。1956年为公私合营上海房产公司董事。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六、七届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七届委员。谭敬出生于豪富之家,酷爱文物书画。三四十年代,与张大千、郑振铎相友善。喜收

藏,精鉴赏,以临摹古画而蜚声海内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从长春散出后,便辗转为他所得,后从香港卖出,归入国家图书馆。

花这么多笔墨陈述司马光《通鉴稿》的流传,旨在阐释一千多年来此稿递传相接,渊源有自,这是文物真赝经受的严格考验。屡经历代鉴藏者、鉴赏家的品评审定,皆言为真者,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赝品。没有确凿、过硬的根据,无由率意称赝。如果真是心有疑虑,还是多查查,多看看,通常都会自行解决。

3 司马光的书体特征

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九,收录一篇《跋司马温公与潞公书》,跋中称:“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观此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论无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盖如此。”^[9]文中“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典出《史记》卷二《夏本纪》,称颂大禹接续父亲鲧继续治水,划定九州,出行时总是左边带着绳墨,右边挟着规矩,准备随时测量,划定区域。其声音服膺钟律,践行合于法度。黄庭坚借此赞扬司马光,说他的行为举止,左合准绳,右中规矩,谈吐合乎声律,践行符合法度,堪称天下士人的楷模。

“潞公”指文彦博。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灌水浮球”,讲的他幼慧的故事。中进士后,历仕四朝,荐更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北宋哲宗朝以太师致仕,封潞国公,谥“忠烈”。与司马光为同时代人,多有过从,有书信往来,所以才有黄庭坚此跋。跋中所言“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论无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盖如此”。意思是说黄庭坚曾亲见数百卷的《资治通鉴》草稿,其中有很多颠倒前后的修改和涂抹痕迹,却始终无一字草率书写,都是一丝不苟的端庄楷书,足见其行止是十分有度的。现将国图所藏司马光《资

治通鉴稿》展开,会发现其字体笔画、间架结构、横竖点勾、撇折斜捺,都是一丝不苟。因知黄庭坚当年所见过的大批量《资治通鉴》草稿,与现今国图所藏“永昌元年”史事稿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国图所藏《通鉴稿》,确系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稿的真迹。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授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1072),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元年(1078)致书苏轼,并附所作《古风诗》二首,得轼赏识,声名始盛。累官秘书监丞兼国史院编修官。从黄庭坚的生年看,比司马光晚生二十几年,但基本是同时代人。据宋黄雷《山谷年谱》卷十九记载:“元祐元年丙寅上,先生是岁在秘书省。按《国史》,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资治通鉴》。从之。”^[10]这说明黄庭坚不仅与司马光同时代,他在秘书省时,司马光还曾请示哲宗皇帝,请求抽调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资治通鉴》,经哲宗批准,参与过《资治通鉴》的校勘工作。虽然是年十月黄庭坚又除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但毕竟亲身参加过《资治通鉴》校正事宜,有机会目睹大量的《资治通鉴》稿草,所以才敢说上述那番话,比前边所录宋元人诸跋有力得多。宋元人未参与过《资治通鉴》纂修过程中的校勘,未见过大量的《资治通鉴》手稿,见到的只是永昌元年这一段,但描绘这一段史稿文字的书写,则基本与黄庭坚所说相吻合。所以总此诸端,将之定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最初草稿,是有根据的,毋庸置疑。

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九《论书》中又言“温

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11]。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又参与过《资治通鉴》的校勘工作,深悉司马光的为人及书体特征,他说司马光“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可谓入木三分,一语中的。今重新审视国图所藏《通鉴》残稿,的确感觉他的楷书“不甚善”,但端庄持重,似其为人。宋董更《书录》引证“《中兴小历》云:‘绍兴六年(1136)七月,上论司马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十一月丙辰,上谓宰执曰,司马光隶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宰臣奏曰:‘如光所谓动容中礼无毫发遗憾者也。’上曰‘然’。”^[12]进一步证实,司马光擅长的是隶书,而于正书则不“甚善”。这两段记载,全景式地昭示司马光长于隶书,而楷书一般,以此来审视国图所藏“永昌元年”这段《通鉴稿》,简直是扫描式地再现了司马光“楷”中带“隶”的书体特征。也进一步证实此《通鉴稿》确是司马光的手迹。

司马光在宋代不以书法名家,但其书字颇具特色。传世的除国图所藏《通鉴》残稿外,尚有《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及《自承帖》《神采帖》《天圣帖》《宁州帖》《王尚恭墓志》等流传于世。其中《王尚恭墓志》乃整篇隶书,表明他确是擅长隶法。而《自承帖》的书体更接近国图所藏《通鉴稿》,你说它是隶书,又“隶”中有“楷”;你说它是“楷”书,却又“楷”中“隶”意十足。他这种字体只能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写,固与他为人忠诚端谨有关,但这种字体恐怕想“行”也难以行起来,想“草”也无由施以草法。这就是司马光书体的独立风格。凭什么说《通鉴稿》是司马光手稿的疑问,似可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七[M]. 影印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 (Sima G. Wenguo wenzhengong wenji: vol. 57 [M]. photo-offset cop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 [2] 吕祖谦. 宋文鉴;卷一三八[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Lü Z Q. Songwenjian;vol. 138[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8.)
- [3]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M]//陈均. 宋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七. 刻本,1228-1233(Songshenzong yuzhi Zizhi tongjian xu[M]// Chen J. Song jiuchao biannian beiyao;vol. 17. block-printed edition, 1228-1233.)
- [4] 刘恕传[M]//宋史;卷四四四. 北京:中华书局,2019. (Liushu zhuan[M]//Songshi;vol. 444.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9.)
- [5] 《通鉴问疑》提要[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八. 北京:中华书局,1997. (Tongjian wenyi tiyao[M]//Qinding sikuquanshu zongmu;vol. 88.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 [6] 顾栋高. 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卷七[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Gu D G. Sima taishi wenguo wenzhengong nianpu;vol. 7[M]. Beijing:Wenwu Press,1984.)
- [7] 吴讷. 文章辨体;卷十五[M]. 刻本. 徐洛,1555(明嘉靖34年). (Wu N. Wenzhang bianti;vol. 15[M]. block-printed edition. Xuluo, 1555(the 34th year of Jiajing Emperor).)
- [8] 梁章钜. 退庵随笔;卷十六[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Liang Z J. Tuian suibi;vol. 16[M]. Beijing:Wenwu Press,2019.)
- [9] 黄庭坚. 跋司马温公与潞公书[M]//黄庭坚. 山谷外集;卷九. 上海:中华书局,1934-1936. (Huang T J. Ba Sima wengong yu lugong shu[M]//Huang T J. Shangu waiji;vol. 9. Shanghai:Zhonghua Book Company,1934-1936.)
- [10] 黄籀. 山谷先生年谱;卷十九[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Huang X. Shangu nianpu;vol. 19[M]. Beijing:Wenwu Press,1992.)
- [11] 黄庭坚. 论书[M]//黄庭坚. 山谷外集;卷九. 上海:中华书局,1934-1936. (Huang T J. Lunshu[M]//Huang T J. Shangu waiji;vol. 9. Shanghai:Zhonghua Book Company,1934-1936.)
- [12] 董更. 书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Dong G. Shulu[M]//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814. Taipei: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21-06-08)